

女帝奇英傳

—

梁羽生 著

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女帝奇英传 (一)

梁羽生著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牡丹江市西三条路西小立新街)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32开 印张5 字数108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8,000 统一书号: 10296·141

定 价: 1.00元

目 录

- 一 量才玉女惊身世 (1)
- 二 落拓王孙戏丽姝 (29)
- 三 巴州夜听宫闱秘 (49)
- 四 碧野晨风飘落花 (62)
- 五 峨嵋金顶英雄会 (78)
- 六 青剑红绸女侠来 (98)
- 七 刺客多愁感明主 (116)
- 八 王孙失意遇魔头 (141)

一 量才玉女惊身世

“剑阁开天险，——看剑！”

“断壁按青天，——奇哉！”

“飞鸟飞难过，猴子锁眉尖——好呀，好步法！”

“低头望山谷，白云脚下悬。——我的好小姐，你可别看啦！”

“嘿、嘿、嘿、哈、哈、哈！看剑，看剑！接招，接招！”

说话的是一对兄妹，覆姓“长孙”，哥哥叫做长孙泰，妹妹叫做长孙璧，他们正在比剑。

如果你在这儿，如果你看到他们比剑，保管你会瞠目结舌，连大气也透不过来！

你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斗剑？他们是在蜀中天险的“栈道”之上！

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而剑阁上的“栈道”，更是最险的所在，“栈道”乃是在悬崖削壁上开山凿石，开辟出来的羊肠小径，有些地方根本无路可走，竟在削壁千仞处凿穴架木，在横柱上架起凌空的道路；有些地方则沿着山壁，凿成几千步的梯级；昔时楚汉相争，刘邦用韩信之计，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骗过了盖世英雄楚霸王。项羽绝不信栈道能修，却料不到敌人已从陈仓暗渡，终于弄到力能拔山举鼎的楚霸王自刎乌江。栈道之险，于兹可见。

这对兄妹，不但在栈道上比剑，而且你唱一句，我和一句，嘻嘻哈哈地开玩笑！但见他们盘旋进退，捷似灵猿，剑气纵横，迅如掣电，谁要是踏差半步，定会粉骨碎身，他们却满不在乎，从容比划！

这样的比剑，即算在武林高手之中，也是难得一见，然而这里竟有一个小姑娘，她坐在山石上，捧着一部诗集，读得津津有味，对这对兄妹，竟是瞧也不瞧！

这个姑娘约摸十四五岁年纪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娇小玲珑，她对当前这等奇妙的剑术，竟似毫不动心，只在听到长孙兄妹唱和之时，才稍稍停了一停，心中暗哂：“泰哥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做来做去，却还是只能做打油诗，不过，这首即景的白描诗，还脱俗自然，也难为了他了。”

两兄妹在栈道之上，瞬息拆了三五十招，哥哥渐渐占了上风，将妹妹迫得手忙脚乱，长孙璧叫道：“婉儿，你怎么不来帮我？”长孙泰叫：“留心，这一招白虹贯日，拆得不好，不死必伤！”长孙璧用了一招“回风舞柳”，娇躯轻摆，在间不容发之间，避过了长孙泰这当胸一剑，大呼小叫道：“婉儿，你再不来，我今日可要败在哥哥手下啦！”这小姑娘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动也不动！

长孙璧却是心念一动，哈哈笑道：“好灵精的鬼丫头，不上当啦！”往日她用这个法儿，婉儿必定前来相助，今番才第一次不灵。

这小姑娘覆姓上官，名叫婉儿，闻言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正在做今日的诗课，恕我不陪你们练剑了。”原来她已看破长孙璧的心思，那是故意诈败，好诱她一同练剑的，看她适才那一招“回风舞柳”之妙，剑术实不在她哥哥之下。

两兄妹一笑罢手，从架空的栈道上跳下来，长孙璧道：

“你整天只是挂着做诗，再过几年，只怕王、杨、卢、骆这四位大诗家见到你，也要拱手臣服了！”王是王勃，杨是杨炯，卢是卢照邻，骆是骆宾王，并称初唐四杰，诗名藉甚，风靡一时。

上官婉儿却似意殊不屑，微笑说道：“四杰之中，王勃小有才华，其他三人也不见若何特出，尤其那骆宾王，最喜用数字入诗，故意卖弄，什么‘秦塞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。’什么‘小堂绮帐三千万，大道青楼十二重。’罗哩罗唆，我最不欢喜。他的文章比他的诗好得多。”

长孙璽咋舌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当今皇帝在位，听说将来要开设女科，这个自古以来的第一个女状元，将来非你莫属了。”上官婉儿又是微微一笑，意态之间，更是不屑。

长孙泰笑道：“璽妹，你这话说错了。婉儿可要恼你瞧不起她呢！”长孙璽怔了一怔，随即意会，纵声笑道：“不错，想这普天之下，谁配来考我们的婉儿？若是将来果有女科的抡才大典，婉儿要做就只能做主考，可绝不能贬低身份去考状元。”长孙泰道：“听说上官伯母生你的时候，见天神梦送一把玉尺，一把大秤来，你左手执尺，右手掌秤，天公早已注定了你要衡量天下的才人！”上官婉儿恼道：“别开玩笑啦，我即算有心去衡量天下之士，也不屑做武则天的主考官！”

长孙泰眼珠一转，尴尬笑道：“不错，武则天算得什么真命天子，她只是篡夺大唐皇位的女魔王！好，咱们不提她啦。婉儿，你刚才做的诗念给我听听，好么？”上官婉儿抛开诗卷，翘首长空，缓缓念道：“叶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露浓香被冷，月落锦屏虚。欲奏江南调，贫封蓟北诗。书中无别意，但怅久离居。”诗中一片忧郁的情怀，好像是

怀念远人，不能自己。长孙泰呆呆发愣，心中想道：“她来到我家之时，只有七岁，七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？即算十四岁的姑娘，也不应有这种心事。”瞧瞧上官婉儿的脸色，觉得奇怪极了！

长孙璧赞道：“清诗丽句，飘然不群。好诗，好诗！只是愚姐有一事不明，倒要请教。”上官婉儿道：“姐姐请说。”长孙璧一笑道：“叶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，不知贤妹所思的，是洞庭湖滨哪一位有福气的儿郎？”

上官婉儿笑弯了腰，扭着长孙璧道：“姐姐你怎么这等油嘴滑舌，无理取闹？我是借湘君、湘夫人的典故，在怀念大舜皇帝呀！”舜帝南巡，死于苍梧之野，（苍梧不是广西的那个苍梧县，而是山名，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，又名九疑山。）他的后妃湘君、湘夫人哭他，血泪染成了斑竹，称为湘妃竹。上官婉儿这两句诗，借用这个典故来怀念先帝，以表故国之思，本来也讲得通，但长孙泰却总是疑心不释，心中直在琢磨：“婉儿，她，她在思念谁呢？”

长孙璧笑道：“这样解法，实在出乎我的意外，呀，你的诗太含蓄了，简直比爹爹所教的剑法还要难懂，我自认笨人，不敢和你再谈诗了，来，来，来！你今日还没有和我练剑呢！”

长孙泰为婉儿这首诗感到奇怪，上官婉儿却为长孙兄妹定要迫他练剑而感到奇怪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性喜文学，不近武功，他们不是不知，却为什么老是缠着我要我练武？”疑心一起，七年来压在心头上的疑云，越来越重了！

上官婉儿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唐朝的大官，在她七岁那年，有一天她家的老仆人王安和她的乳母突然带她离开京都，送她到长孙伯伯家里。到了长孙家中，才告诉她，她的

祖父和父母已死了，要她从今之后，好好听长孙伯伯的教诲。她的祖父上官仪是太子太傅，她的父亲上官庭芝也是宫廷中的文学侍从，经常在宫中住宿，不大回家。他们是如何死的，上官婉儿自是不知，但她却清清楚楚的记得，就在她离家的那一天早上，她的母亲还是好好的，正要进宫去探望她的父亲，为什么王安不等母亲回来就抱她走了，她母亲又怎的会突然死了？王安告诉她说，那是因为宫中发生了厉疫，她的祖父、父亲暴病而亡，她的母亲入宫探病，染上厉疫，亦告不治。他要她赶快离开京都，就是要避开那一场可怕的厉疫。王安是他家几十年的老仆人，忠心耿耿，上官婉儿那时年小，自然不会怀疑王安说谎。可是年纪渐长之后，疑心也就渐渐增长，她记起了出走之时，王安和乳母的神色都显得慌忙和紧张，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收拾，即算逃避厉疫，也不该如此？还有，长孙伯伯是她父亲最要好的朋友，为什么这七年来总不肯带她回乡去祭扫她父母的坟墓。可惜到她懂得这样疑心之时，王安和乳母也早已死了。这些疑团就一直留在心里。

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团——

她的长孙伯伯双名均量，文武全才，太宗李世民在位之时，他曾做到殿前检点之职，其后高宗继位，武后掌权，他即挂冠求退，在剑阁之上结庐隐居。上官婉儿七岁来到他家，如今十四岁了。这七年中，长孙均量对她真是爱护备至，视同己出，叫她和自己的儿女一道，日间学武，晚上学文，特别是教她武艺之时，简直比教儿女还要用心。

可惜上官婉儿性喜文学，不近武功，常令长孙均量失望。上官婉儿还记得有一个晚上，她写了三首新诗，给伯伯评阅，长孙均量拍案叫绝，却忽而叹口气道：“你若专心文

学，定可成为天下第一才女，唉，我却但愿你不要这样聪明才好，你做出这样的好诗，叫我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！”上官婉儿甚是不解，尴尬笑道：“泰哥璧姐传你的武功，我传你的文学，你老人家在文武两方面都有传人，岂不也好？”长孙均量默然半晌，喟然说道：“你的才华学问现在已远胜于我，岂止只是我的传人？可惜诗句虽工，对你究无大用，剑术难以速成，明日起你兼练暗器吧。”说来说去，还是要她用心练武，而且临走之时，上官婉儿还隐约看到她的伯伯眼中蕴泪，如有重忧。

几年来上官婉儿百思莫解，长孙伯伯要她文武双修，那自是一番好意，然而却也不必那样伤心！“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要这样好的武功做甚？”上官婉儿想是这样想，为了顺从伯伯的意思，她还是每天跟长孙兄妹练武，不过却常常在练武的时间，悄悄躲在一旁，读她心爱的诗篇，长孙兄妹也拿她没法，只好想尽法儿，诱她练武。

如今长孙璧又磨着她练剑了，而且这几天来都要她练一出手就令敌人伤残的剑法，上官婉儿摇头笑道：“我但求习武强身，不想学这样霸道杀人的本领。”长孙璧轻抚她的头发，微笑说道：“你忘了今日是爹爹一年一度对我们的考较之期么？来，来，来！你最少也得学会刺穴的连环三剑！”上官婉儿瞿然一惊，蓦地想起，今日不但是长孙伯伯考较之期，而且是她父母的忌辰，长孙伯伯挑选这个日子作为一年一度的考期，不知其中可有深意？

天上忽然飞来两只兀鹰，双翅展开，几达一丈，上官婉儿一看，原来这两只兀鹰正在追逐山中野兔，上官婉儿笑道：“好吧，我就练一手暗器的功夫，也好救这几只小白兔的性命。”手腕一抬，一柄匕首闪电般的射出，长孙泰叫

道：“取它左目”，苍鹰应声而落，长孙璧跑去一看，但见那柄小匕首果然洞穿了苍鹰的左目，深深刺入了它的头骨，将它钉在地上。

长孙泰拍手赞道：“好一个百步穿杨的神技，再取这只苍鹰的右目。这只苍鹰甚有灵性，似是知道遭逢强敌，贴地而飞，借那削壁峻崖，掩护自己，猛然间一伸鹰爪，抓起一只小兔，双翅一腾，就想飞下山谷。上官婉儿见它如此凶残，眉头一皱，匕首疾飞而出。

忽听得呼的一声，一条黑影突然从岩石后跳了出来，把上官婉儿的匕首接到手中，霎那间，鹰沉谷底，人到跟前。上官婉儿抬头一看，但见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虬须大汉，他接匕首的本领已是令人吃惊，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还背着一个华服老者，居然能在栈道上跳跃如飞，还接了她的匕首！

那汉子双目一张，朗声问道：“长孙均量可是住在这儿？”长孙泰忽地迈前一步，失声叫道：“你背的可是郑温伯伯？”郑温是朝中的御史大夫，与上官婉儿的祖父同是一殿之臣，上官婉儿睁眼一瞧，只见他背上的那个老人紧闭双目，面如金纸，看他相貌，依稀记得正是她幼年之时，那个常来她家，与她祖父谈诗论文的郑温！

长孙泰话声未了，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什么，是郑大哥来了么？”人影未见，声音却如在耳边，那虬须大汉急忙放下老人，自己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自报姓名道：“通州李元专诚拜谒，恳求长孙大人救郑大人一命。”李元虽然未见过长孙均量，但听得这种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，已知道必是长孙均量无疑。

话语方停，人影已到。来的果然是长孙均量，他已六十多岁，双鬓尽白，仍是健硕非常，双眼神光炯炯，打量了李

元一眼，立即说道：“李兄快快起来，郑大人与我数十载知交，我焉能不救？待我看看受的是什么伤？”

忽然间，只见长孙均量面色大变，伸手一抓，抓着了李元的胸脯，双指一划，声如裂帛，顿时把李元的胸衣撕开，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，不但大出长孙兄妹的意外，李元更是吃惊非小，连忙叫道：“我是保护郑大人入蜀的镖师，老先生休要误会！”

长孙均量垂手长叹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对你疑心，我是对那两个魔头疑心，郑大人在朝为官，绝不可能与他们结有冤仇，他们为什么这等狠心辣手！”把郑温的头发拨开，只见左右两边的太阳穴上，都有一个针孔般大小的伤口，好不容易才看得出来。长孙均量又道：“你再看看你的胸膛！”李元俯首一瞧，但见两旁乳突穴之下，都有一个金钱般大小的红印，顿时面如死灰，蹲在地上。

长孙兄妹和上官婉儿不胜骇异，围上来看，只听得李元颤声问道：“我们中的，是不是毒观音和恶行者的暗器：透穴神针和碎骨钱镖？”长孙均量黯然说道：“事已如斯，老夫只好实话实说，郑大人中的是透穴神针，你中的是碎骨钱镖。是否能够解救，老夫殊无把握，只有尽力而为。”

李元忽地一声惨笑，跃起说道：“观音勾魂，行者夺命，中了这两个魔头的暗器，我亦自知无药可医。老先生不必宽慰我了。只是我保护郑大人入蜀，未能尽职，死难瞑目。尚望老先生为郑大人了未了之事。”

约在十余年之前，江湖上出现了男女两个魔头，男的是个头陀，善使天罡刀法，另有一种极厉害的暗器，叫做碎骨钱镖，虽然是普普通通的金钱镖，但被他用毒药炼过加上内功运用，所中之处，骨碎筋折，而且最奇的是，初时并无痛

楚，药性蔓延，筋骨腐蚀，全身的骨骼就象给白蚁蛀空一样，到胸骨碎裂之时，便是神仙也难活命；那女魔头更利害，不但剑法卓绝，而且能用梅花针射入穴道，这梅花针也是用毒药炼过的，循着穴道，攻至心头之时，也是神仙难救。因为这两个男女魔头心狠手辣，故此被称为恶行者与毒观音。十年前各正派门下，曾聚集了数十高手，围攻他们，将他们逐到漠北，十年来消声匿息，从未有人在中土见过他们，却不料而今竟然在此出现，而且一出手就伤了朝廷的命官和他的镖师。

长孙均量也是十年之前，参加过围攻他们的高手之一，这时越想越奇，再审视了一下李元的伤势，说道：“你的伤势较轻，未必全然绝望。这事情有点蹊跷，你们是怎么碰到这对魔头的？”

李元道：“郑大人奉命到巴州来探望太子……”长孙均量道：“什么，太子竟在巴州？”李元道：“章怀太子已被废了，被贬巴州，也将近半年了。”长孙均量恨恨说道：“先太子被毒，今太子被废。哼哼！虎毒不食儿，看来武则天的心肠，竟比虎狼还狠！”原来先太子李弘是武则天的大儿子，有一天在合璧宫里，忽然莫名其妙的死掉，死时七窍流血，为状极惨，官庭中流言非语，都说他是被武后毒死的。现在的太子名叫李贤，因为反对武则天的施政，遂被废了，当时曾昭告天下，不过长孙均量因为隐居剑阁，却还未知道他已被贬巴州。

上官婉儿听得毛骨耸然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长孙伯伯常说武则天是个女魔王，当真是比恶行者和毒观音这两大魔头还可怕！”

李元续道：“我在洛阳开设镖局，郑大人以前做盐运

使，常常请我保镖，很有交情。这次他奉命到巴州探望太子，我知道蜀中新近出现了几处剧盗，自愿护送他到巴州，一路上连小贼也没遇上一个，方自庆幸，那料昨日到了广元，距离剑门关约莫有三十多里的处所，那里地形险峻，山道崎岖，我在前面开路，忽听得山上一声怪啸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郑大人已跌倒马下。我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拔转马头，回身来救，那知就在这瞬息之间，我的坐骑忽地一声长嘶，将我抛起，同时从树林中飞出了几枚钱镖，我人在半空，无论如何也躲闪不了，恃着自己有铁布衫的功夫，硬冲而过，看郑大人时，他已是昏迷不醒，我们那两匹马则瘫在地上，竟象给人用重法击毙一般，但又看不出是中了什么暗器。我知道是遇上了绝顶的高手，正准备拚了性命和强人死战，可怪的是，强人竟没有现身，但听得林中怪笑之声，越离越远，片刻之间，就好象到了数里之外！我哪里还敢追赶，我仔细审视，郑大人身上一无伤痕，但摸他脉息，又分明是重伤之象。荒山野岭，无处求医，好在我记得郑大人说过，说长孙大人就在剑阁隐居，没奈何我只好来求你了。呀，想不到竟是毒观音和恶行者这两大魔头！更想不到我中了碎骨钱镖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
上官婉儿听了，但觉这件事情离奇之极，那两个魔头既非劫财，亦无宿怨，怎么无端端的向一个朝廷命官施展杀手！看长孙均量时，只见他眼珠闪动，似乎也正在琢磨这件离奇难解的事情。

过了半晌，李元叹口气道：“我也不指望活了，但郑大人未了之事还望老先生帮忙。”长孙均量道：“什么未了之事？”李元道：“天后托郑大人送给废太子的书信还未送到巴州，听郑大人说天后对废太子思念得很，贬他到巴州乃是

不得已之事，让太子看到这一封信，也好让他安心。”

长孙均量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猫哭老鼠假慈悲！武则天恨不得把李唐宗室，全部斩尽杀绝，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，我就不信她对太子还有半点慈母之心！”

李元不敢作声，长孙均量忽道：“是武则天自己的主意，叫郑大人去探望太子的，还是郑大人自己上疏求去，然后武则天再派遣他的？”李元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长孙均量沉吟说道：“我看九成是郑大人自己上疏请求许他去探望太子的。”忽地高声叫道：“定是这样，那两个魔头是武则天派遣来杀郑大人的！”这推想太过奇怪，连上官婉儿也觉难以置信，但看长孙均量的神情，却是说得十分肯定。李元正自惴惴不安，忽见长孙均量面色大变，颤声说道：“泰儿、壁儿、婉儿，你们赶快回家，只怕这两个大魔头就要来了！”

长孙壁道：“爹爹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长孙均量看了李元一眼，似是有话想说，却又不忍出口。李元愕然道：“这时候还有什么顾忌？我给老伯说了吧。想那两个魔头何等功夫，若然要取我与郑大人的性命，那真是易如反掌！然而他却故意让我们逃生，这，这——”长孙壁道：“这什么？”长孙均量接口说道：“这是故意要让李大哥逃到咱们家来。”李元叹口气道：“这两个魔头用心恶毒，可惜我当时想不到是他们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连累老伯了。如今经老伯点醒，我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圈套，做了他们的引路之人！”长孙均量道：

“李兄不必引咎，我早蓄意要斗斗这两个魔头了。看这情形，那两个魔头是武则天派来的，更无疑了！”上官婉儿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长孙均量道：“武则天篡夺了李唐帝位，自古以来，从没有女人做皇帝的，这真是一大妖孽。皇帝子孙，前朝大臣，相信十之八九都是效忠唐室，不愿服她的。她当

然也知道我们这班人暗中反对她，所以历年来所作所为，极尽诛锄异己的能事，试想连儿子都可以毒杀，还有谁不能杀？故此我料想郑大人必定是自己上疏，求她准许去探望太子，她知道郑大人心存李唐正统，于是就暗害他。”上官婉儿道：“她若要杀郑大人，何须这样费事？而且还托郑大人带信给她的儿子？”长孙均量道：“这正是她手段高明之处，故作伪善，笼络人心。我是前朝大臣，她一掌权，我便隐居不仕，想来她也早恨我切骨。哼，那两个魔头一定是她差遣的！”

这七年来，长孙均量几乎每日都向上官婉儿说武则天的坏话，教儿女仇恨女皇帝。上官婉儿如今听了他这番推想，虽觉有点牵强，也信了七八成，只是有一点不大服气：

“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男人做皇帝则天公地道，女人做皇帝就要被骂为妖孽？”当然这个想法，上官婉儿只是留在心里，断不敢在长孙伯伯的面前吐露出来。

上官婉儿正在自思自想，只见长孙均量面向着儿女说道：“泰儿、壁儿，你老父的性命也许过不了明朝，故此我如今多费唇舌，把话说明。好叫你们知道谁是咱家的大仇人。好，如今话已说明，你们赶快回家去，不论有什么事情，都不可以冲出来。婉儿，你稍懂医道，将郑大人搬回家去，用消毒散外敷，玉露丸开水内服。李兄，你——”李元叫道：

“我中了碎骨钱镖，性命过不了三天，反正是死，就与你一同与那两个魔头拚了！”

上官婉儿与长孙兄妹回到家内，刚刚将玉露丸调水灌郑温服下，便听得长孙壁嘘声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那两个魔头真的来了！”

上官婉儿从门缝张望出去，但听得两声怪啸，一声量大

音宏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另一声却如黄莺出谷，清脆非常，刺入耳膜，令人神飘意荡。看清楚时，山坡上已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个披发头陀，虬须如戟，相貌狰狞；女的头缠白布，打了一双蝴蝶结子，长眉入鬓，姿容冶艳，荡意撩人。这一男一女，不问可知，自是恶行者和毒观音了。

恶行者怒吼如雷，身形一现，就冲着长孙均量喝道：“老匹夫，原来你还没死，洒家来索十年前的欠债了！”那毒观音却娇声吩咐的说道：“长孙先生，十年未见，你老人家健铄如前，可喜可贺。好在你没有死，若是死了，那才叫我伤心呢！想当年，你率数十高手围攻我们，可惜人多混战，我还未得好好领教你的峨嵋剑法，今日幸会故人，得偿宿愿，快慰何如！”长孙均量冷冷说道：“要上便上，何必多言，老夫等候你们寻死，也等了十年了！”

毒观音微笑说道：“是么？既然如此，我可有一事要提醒你老先生，十年前你们人多势众，要把我置于死地，该想不到我还活到今天吧？今天你孤身一人，要想象我当年一样的脱身而走，恐怕万万不能了！你对家人子女交代了后事没有？有什么未了结的事要小妹效劳么？”殷殷垂问，竟似对老朋友一般，十分关怀。长孙均量给她气得七窍生烟，嗖的一声，拔出了青锋宝剑，只见那毒观音斜眼一瞥，又是“格格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不是孤身一人，还有个朋友在这儿。哎哟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李大镖师。你中了我师兄的碎骨钱镖，你知道么？你不动怒，不劳神，还可以活到后天，听我的话，好好的躺在床上等死吧，这样死也死得舒服一些。若然你还要打架，一动真刀，全身骨碎，呀，那才是痛苦非常哩！我一片好心，指点于你，不听良言，后悔莫及！”

李元大怒喝道：“好狠毒的女魔头，郑大人与你何冤何

仇，施此辣手！我今日拚了粉骨碎身，也要斗你一斗！”毒观音纵声长笑，说道：“好汉子！我平日杀人，从来不讲道理，今日看在你这点硬份，破例和你说说。你问我为什么要杀郑大人吗？那是天后和我的一片好心，天后说郑大人白发苍苍，万里迢迢，西行入蜀，仆仆风尘，太辛苦了！所以我才奉送他两枚透穴神针，省得他要多走一段栈道的奔波之苦！”

上官婉儿听得分明，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长孙伯伯果然没有料错，这两个魔头，当真是武则天派来的！”但随即心上又起了淡淡的疑云。

看这毒观音装模作样，说东话西。这一番话，竟似是有意说给长孙均量听的！想武则天要她暗杀大臣，这事何等秘密？怎的她却好似怕人不知，先行吐露？

长孙均量早已认定是武则天的主使，听了此话，暴怒喝道：“武则天是大魔头，你们两个是小魔头，大魔头我难奈她何，今日先和你们这两个小魔头拚拚！恶行者，毒观音！你们是一齐上还是车轮战！”毒观音格格笑道：“十年前你们恃多为胜，何曾讲什么江湖规矩了？不过看在你年老份上，让你和师兄先斗，省力一点，到你将近筋疲力竭之时，我再想一个好法儿，给你送终，让你少受痛苦！”

恶行者亮出戒刀，叫道：“对这老贼，何必慈悲？师妹，你给我掠阵，让我一刀将他斫掉便是！”一声大喝，戒刀疾起，搂头便斫，长孙均量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长剑抖处，剑光闪烁，刷的便是反手一剑，这一剑连闪带攻，步法和方位都恰到好处，正是长孙均量的平生绝学，按说恶行者戒刀定然斫空，而他那一剑恶行者非中不可，那料恶行者手臂一伸，骨骼格格作响，蓦然间他的手臂好象突然长了几寸，刀锋一